

WO DE NAXIENIAN NAXIESHI

ERSHI SHIJI YIWEI WAIKE YISHI XIAFANG NONGCUN RIJI

我的那些年、那些事

——20 世纪一位外科医师
下放农村日记

徐荣楠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

WO DE NAXIENIAN NAXIESHI

ERSHI SHIJI YIWEI WAIKE YISHI XIAFANG NONGCUN RIJI

我的那些年、那些事

——20世纪一位外科医师
下放农村日记

徐荣楠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那些年、那些事:20 世纪一位外科医师下放农村
日记/徐荣楠著. — 合肥: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3.10
ISBN 978-7-5337-6199-8

I. ①我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徐荣楠-日记
IV. ①K82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44160 号

我的那些年、那些事——20 世纪一位外科医师下放农村日记 徐荣楠 著

出版人:黄和平 选题策划:吴玲 责任编辑:吴玲
责任校对:程苗 责任印制:廖小青 封面设计:朱婧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<http://www.ahstp.net>
(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,邮编:230071)
电话:(0551)63533330

印 制: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电话:(0551)64456946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)

开本:710×1010 1/16 印张:12.5 插页 1 字数:150 千
版次: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37-6199-8

定价:25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前言

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新中国成立后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、大跃进大建设及至“文革”的年代，也是全国上下进行从未有过的人员流动、转换、颠倒的过程。干部下放劳动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、医务人员到农村落户等，对中国千年的传统社会有彻底的扰动，使人们的思想、工作和生活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改变和动荡。

在此过程中，我作为一名外科医师有机会在农村工作数年，对我来说，是一段极有意义、难以忘却的历程。它让我真正了解了当时的农民和农村。

我出生在江苏无锡，一直生活在城里。1937 年日寇侵华后，我家举家避难并定居在沪。1948 年我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，并分配在上海第四医院外科工作；直至 1956 年服从组织安排，“支内”至安徽省立医院外科。

我曾有两次到农村长期下放的经历。一次是配合当时的“四清”运动，参加合肥市邻近的长丰县的农村巡回医疗队，为期一年余（1965 年 9 月至 1966 年 11 月）。这是各科医生、护士参与的十余人的集体，工作、生活在公社卫生院里。二是“文革”期间大批医务人员至农村落户，安徽省立医院大多数同志至皖南山区，我们 3 户一组共 5 人，落户在石台县丁香公社龙泉大队，分别居住在两个生产队，长达 3 年（1970 年 3 月至 1973 年 3 月）。

在那个时代，知识分子下放农村，生活在农民兄弟之中，为他们防病

治病,同时改造自己的思想,是一个应该和乐于接受的过程,主观上要把工作做得更好。当时公路只能通到公社,客车一日两班,无定时。大队至公社十余里,有土路可通。大雨后即水涨桥淹,需涉水而过。医生的工作有时常常是被动的,随需而为。要感谢农民和组织对我们各方面的关心和照顾,使我们能够在愉快和亲切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。

作为外科医师,当时还没有过细的专业分科。我在城市医院里也随时需要处理各种疾病和施行各种手术。除常做的腹部手术外,泌尿、妇产、小儿、整形、血管等手术都要参加,即当时所要求和提倡的“一专多能”。特别是我在北京进修过神经外科,致使石台和邻县的脑外伤患者都要我去帮助诊断处理。当时县医院的条件和全国各中小城市一样,检查手段只有X线、心电图、血压计和听诊器。主要靠与患者的交流和细致的临床检查来作出判断。

在农村落户时,虽然花很多时间于县医院,但基本的工作还是在大队里。大队成立卫生室,处理常见病,也配合当地进行疾病预防;并创造条件,在卫生室做小手术,如疝、阑尾、绝育、周围神经等手术。总之,一切从方便患者、减轻患者负担出发。必须指出,术前、术后的准备和处理,如器械和敷料的清洁、消毒等,都是落户的5名医生合力完成的。

我一贯的思想是在治病实践中培养当地的年轻医生,使之早日掌握知识和技术,成为有用之才。对农村来说,就是留下“不走的医疗队”。我在农村落户的年代里,当地医师大多是“文革”初期毕业的,在县医院我尽量给他们具体操作的机会,我当助手来指导。皖南是血吸虫病流行区,巨脾切除术是经常进行的,有时也是非常困难的,还有胃肠、胆道等各种手术,通常情况下,80%是我当助手来指导。我的日记中均详细记录了复杂和重危病患者的处理过程和反思。

日记也反映了当时各级政府和农村干部对农村卫生建设、医务人员

下放政策的贯彻落实和力所能及的安排和照顾。

我在 1994 年、2006 年分别两次有机会在当地干部陪同下，回石台丁香镇(公社)龙泉乡(大队)看望乡亲们，受到大家的热情相迎。对一些年长者我都能唤出他们的名字，倍感亲切。妇女们变化较多，自报家门，犹能记忆。现在公路已通至所有的乡和镇。房屋大多为新建，已无旧貌。村外的开阔地较前整齐，山景依然。

余今年近九旬，追念旧事，颇多感慨。近日翻阅早年日记，往事历历；四十余年前的农村岁月，印象尤深。这是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第一手记录，是人生旅途难忘的站点。示诸同道，均谓有可鉴之处；许戈良院长尤多关切，促其付梓。余乃将内容稍加整理，去掉一些与农村下放无关的琐事、私事，公诸世人，以见证历史。为了保留时代特征，一些名词术语均未改成现在通用的，特此说明。之于同道，望多指正；雪泥鸿爪，或有助益。

2013 年 8 月

我的那些年、那些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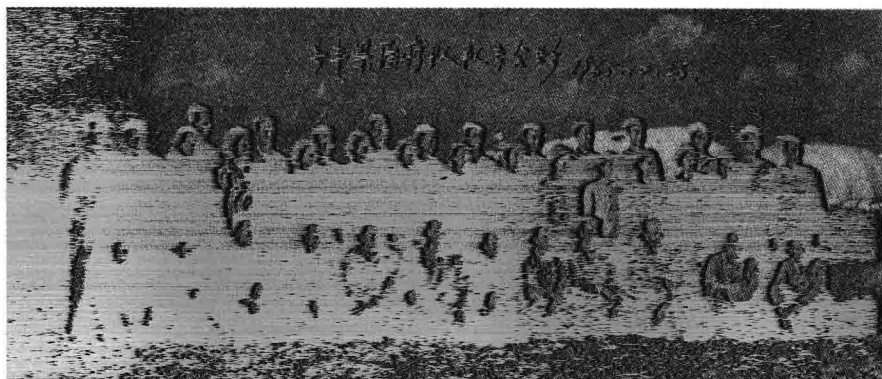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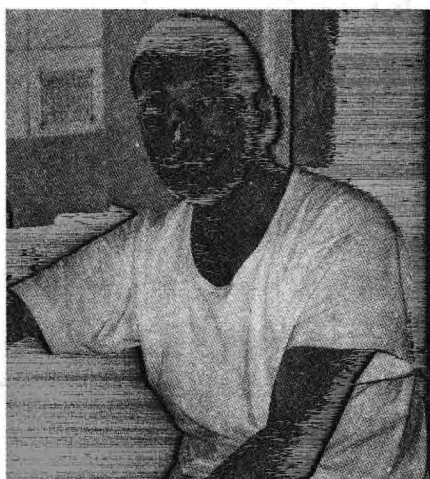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20 世纪一位外科医师下放农村日记

目录

- 一、参加长丰县“四清”医疗队 1
(1965 年 8 月至 1966 年 11 月)
- 二、在石台县丁香公社龙泉大队落户 33
(1970 年 3 月至 1973 年 3 月)

一、参加长丰县“四清” 医疗队

(1965年8月至1966年11月)



与患先穿衣待斃、第三日稍有好转，家属要求
转院（合肥），大部份同志都认为要转，怕万
一死在我们这里，负不了责任。我当时分析：
麻打那交要诊断是肯定的，治病用药（四环素
激素）这裡有，我们负些责任，细心照顾
些，同样可以抢救，与合肥去无甚差别，且没
上有危险，故顶住了。第二日四清队（大组的）
同意他转合肥，但兵团不同意来去，仍在此
院积极治疗。晚上有车去合肥，把他带走了。
是我送走的。第二日回花亭前我去看他，来看已
很好，能自己拿鸡蛋糕吃，当时我说：“留他走
上已把他看好了”。11月6日已痊愈出院，他父亲
特带来此院看我们，说要是没有五清队，他早
已不知死到那裡去了。

以上事例说明什么叫负责。真正的负责是尽
一切之努力，克服可以战胜的困难，去已以病人
利益为出发点。若从个人利益出发，怕负责任，把病
人推出去，来而也是为病人负责，实际上是不负责任
的表现。我尽到了一切努力，病人死了，我们也是
负责的，若去若来知合肥在医疗上无甚重大
差别的法。

- ⑭ 花小孩，2个月从棉布在如陈村来，红胎极瘦
已三天，转来后确诊为肠套叠，来就去看他的

1965 年

8月23日

公布参加第二批长丰“四清”医疗队队员名单:大外科共34人。上午开组长指导员会,晚间分组布置出发前的工作。

出发时间:9月上旬。学习几个文件,联系实际。带的器械材料,专人负责。

参加长丰县“四清”医疗队共12个队,由合肥市医务人员组成。有中心队两个,由省立医院组成。我在第二中心队,组成人员为:

徐荣楠(正,外科),张一鸣(副,眼科),陈道之(指导员),王祖贻(内科),明二雅(妇产科),胡兴敏(外科),何炳炎(药房)。

护理组:张爱娣(手术室),权循珍(儿科),李善珍(内科),谢瑞兰(眼科),张国梅(妇产科)。

9月1日

下午及晚上医院开欢迎、欢送第一、二批巡回医疗队下乡大会,由第一批同志介绍经验、体会。我代表第二批同志发言。潘书记做了指示。

9月7日

因工作需要,省委指示将我队(省立医院队)调赴长丰县“四清”工作

我的那些年、那些事

——20世纪一位外科医师下放农村日记

总团(安徽省委书记处任质彬书记任中心队领导)。

地点:长丰县杨庙乡庄墓公社。主要负责总团工作人员的保健及附近(庄墓、禹庙)两个公社的医疗、培训任务,以及沿公路分布的各个医疗队的技术指导工作。

9月13日—17日

乘车离合肥经2小时至庄墓公社,社教总团部尚未到达。公社医院有屋十余间,我们13人住下便无一空屋。总团首先安排我们自搭土铺,3人睡一通铺,如此便可空出两间屋。第二天便自己动手用土块和高粱秆搭床,上铺稻草。住房建好后总团负责干部于16日到达,为我们在总团安排住宿,这样便又可多出两个病房。在另两个连通的屋内糊墙壁,架天花板,地上铺上砖,造了一个手术室。

16日晚开了个全体会,讨论工作,把蹲点开展医疗工作、培训不脱产卫生员、巡回医疗三项齐头开展。

不脱产卫生员培训将于20日开始,上课7天,实习7天。庄墓、薛桥、刘浅、蔬菜4个大队,共有生产队49个,已有学员41人,另收学员4名。上课:每半天授课2小时,讨论2小时。

10月3日

因初到,两周来未每日写日记,综合15天与农民病人接触的一点记录和感想。

(1)王永根患肠穿孔,我自己为他做了一切术前准备,包括备皮。他对我说,亏得你们,我生大病用不着去合肥瞧,既减少痛苦,又少花钱,但

使你们吃亏了。

(2)某社员患胆总管结石,反复大痛,当时诊断为胆道蛔虫症。在极简陋的情况下(局麻+乙醚,没有胆道探子,没有取石钳,没有大纱布),手术取尽了胆总管和肝内胆管结石。

(3)第一天到公墓的下午,住处还没解决,来了一个急性阑尾炎的病人,想转合肥觉得开不了口。要开刀,一点准备也没有,后来用针刺治疗解决了问题。病人住院2天,花钱不到1元。

(4)10月2日下午去刘浅大队巡回医疗,路遇一个挑担的农民,要我们给他看手上的伤口。结痂1个月了,不痒,检查有化脓现象。我们给他消毒去痂皮,排脓,上药包扎。他说:“以前有脓,我便往草上揩,结痂便去塘里洗。你们为我这小创伤花这么大工程。1块钱也值,只收5分钱。到我家里去喝茶。”

(5)同天下午,巡诊路上被一农民叫住了,要求到他家里去看病。他妻子阴道流血,检查有严重的虚脱现象,因出血过多引起。经检查,系不全流产,即嘱送我们医院就诊。经明医生给其刮宫后,住院1天即愈。

(6)今日第一批参加培训的卫生员学习15天后结业了。下午开了总结会,陈道之和我在会上讲了话,公社的妇女主任亦讲了话。大家指出卫生员的责任,要他们好好为农民服务,不断在实践中学习、提高技术。学员代表讲话,并向医疗队送了感谢大字报,指出医疗队在培训卫生员工作中热情负责、诲人不倦。在日常医疗和巡回医疗工作中,关心病人,全心全意为病人解决病苦,在群众中已留下良好的印象。他们表示一定学习医疗队的优良品质和高明技术,为农村卫生工作而努力。

(7)9月28号凌晨两点被唤醒至吴山协助紧急手术。到达后检查病人,一般情况尚好,但在手术台上已经4个小时。手术医生(市里一位主治医生)诊断是急性阑尾炎,但实际上是一个回、盲、结肠套叠,术中还不

我的那些年、那些事

——20世纪一位外科医师下放农村日记

能明确诊断。前人说，你要打开肚子，便要有处理腹腔各种疾病的能力，确实不假。急腹症的病因是千变万化的。

又，该病人原是在局麻下进行的，我们去了后改用乙醚全麻，但是手边仅存有 50 毫升乙醚，更多的供应要到 60 公里之外，汽车要 2 小时才能拿来。我们极谨慎地掌握使用，50 毫升恰到好处，顺利完成了任务，救人一命。平时对物资的节约及保管使用十分重要，一颗螺丝钉、一滴水在特定的环境下都是有决定性意义的。虽然开始不顺利，但是手术医生能够从病人利益出发，最终要求中心队做技术协助还是非常可取的。

(8)在巡回到村庄上与病人诊病时，自己皮肤雪白的手和劳动人民满生老茧、手指粗壮的手是大不相同的。我不敢伸出去，觉得很不好意思，是农民用劳动的双手种出粮食供我们生活，我这双手一定要为他们的健康多做事情，亦要用我的手多参加一些体力劳动，变成一双生满老茧的手。

(9)农村是美丽的，特别是早晨和黄昏。当我背着药箱完成了一天的巡回医疗，在夕阳下归队的时候，我贪婪地欣赏着被夕阳的红光浸透了的一望无际的田野：个别农民还在驾牛犁田，多数人担着庄稼一队队一批批地回去了。我想，整个祖国是美丽的，祖国的农村特别美丽。为了美丽的祖国，为了人民世代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，还要我们这一代做许多许多的事。我国目前的生产力还很有限，没有几十年的勤奋工作是不行的。

10月14日

来乡里 1 个月，医疗队已经普遍为周围数十里的老百姓所欢迎。今日去李集小学听卫生员的课，在课堂里被数次叫出来看病。回来的路上

被拦住看病,将要离开的时候又有人来找,不得脱身。老百姓能一一叫出我们的姓名,说明医疗队受人欢迎,亦说明农村有病无处医也。

10月18日

今日至患骨肉瘤做大腿截肢的宋王氏家(禹庙公社)拆线。路上与他儿子谈话,他家是下中农,他儿子有一些不正确的思想。现在农村正忙,但他在家做自留地的烟叶处理,并表示像他这样劳动力很多的一家,新中国成立前生活比现在还好,走集体道路还是很勉强的。经过一个村庄,他说这里全是富农,过去收成如何如何(每家有万斤以上的稻),表示羡慕。我看要么他不是贫下中农,要么说明农民有一定的保守、落后性。“四清”运动中即便是贫下中农中的不正确思想和行动亦要给予纠正。我给他做思想工作,用解放前后农民看病做了对比,说没有共产党你母亲开如此大手术非200银元不可,你要倾家荡产,现在只花20元,且医生不辞20里的来回路程,到你家中看病、换药,如何能说现在不如解放前,他只能点头称是。

10月26日

晚上,有一风湿性心脏病患者并发腹主动脉骑跨栓,病情紧急,即伴送至合肥,拟在省立医院做紧急手术。晚10时到院,在急诊室约半小时,在病房准备手术约1个半小时。此时做心电图、内科会诊、配血、备皮等,心脏情况已很坏。凌晨1时大科讨论(外科林、徐、边等,内科周,麻醉高),决定根据心衰好转情况,是否需要作栓子取除。入院后曾注射毒G1支,凌晨2时半讨论结束,3时许患者死亡。

从医生的角度是极端负责的，在主观上未曾有所耽搁。死后与家属谈话，其妻云：“医院对检查是非常细致周到的，但治疗还不够及时。”这样的意见乍听起来是要求过分，但细细分析还是对的。重病人一到，大家花许多时间讨论，把积极的治疗放在第二位了。

10月28日

鲍某，男孩，9岁。他父亲兄弟4人只有2个男孩，全家出麻疹，弟弟已经因并发肺炎死了，现在哥哥因麻疹后中毒性肺炎入院。入院时昏迷、紫绀、呼吸困难，高热 41°C ，其家属要求一定要救活。“四清”工作队亦很重视，每日来院探望。经过1日的积极治疗，第二日未有好转并出现喉炎，病情危急。其父亲已经失望，嘱人给患儿穿衣待毙。第三天稍有好转，家属要求转院合肥，队里的大部分同志都认为要转，怕万一死在我们这里负不了责任。我当时分析：麻疹肺炎的诊断是肯定的，治疗用药（四环素、激素）这里都有，我们多负些责任，多细心照顾，同样可以抢救，与去合肥无甚差别，且路上危险性很大，故顶住了。过一日，大队“四清”工作队同意转合肥，但总团不同意，未去，仍在卫生院积极治疗。晚上因有便车去合肥，把孩子也就带去了，是我送过去的。次日回庄墓前我去看他，患儿已经很好，能自己拿着蛋糕吃，儿科医生说你们基本上已经把他看好了。11月6日已痊愈出院。他父亲亲自到卫生院看我们，说要是没有医疗队，他早不知死到哪里去了。

以上事例说明什么叫负责。真正的负责就是尽一切主观的努力，克服可以战胜的困难，真正从病人利益考虑。若从个人利益考虑，怕负责任，把病人推出去，表面上是为病人负责，其实是不负责任的表现。我尽到了一切可能，（即使）病人死了，我们还是负责的，若是庄墓和合肥在治

疗条件上基本无大差别的话。

10月30日

董小孩,2个月,从杨庙医疗队转来,急性肠梗阻已3天。转来后确诊为肠套叠,患者在严重的脱水休克状态。此时,我们刚刚学习完毕,全队的人员都到病房和手术室进行抢救工作。手术是唯一的救治方法,但是要创造条件。很快补上液体,因其失血过多,术中一定要输血,我们队里学习过配血的王医生又因病离队,这时大家查书本,互相商量,即顺利地鉴定血型并与他父亲做了交叉试验。麻醉在肌注硫苯妥钠及局麻下实施,因肠子已坏死,做回结肠切除至横结肠,术中输血100毫升。术后战胜了各种困难,至目前已基本平稳。2个月孩子的肠套叠病程已晚,需要做肠切除,当时已有腹膜炎而最终能痊愈,在大医院亦不容易。在这样没有化验的条件下顶下来,主要是大家对患儿的关心和责任感加强了。护士24小时在他旁边,医生早晚无数遍的诊治,亦说明临床功夫过硬,复杂病情亦能判断,从而使他得到正确的治疗。

11月1日

最近看到不少急性关节炎病例,发病急骤,常在一夜之间发热(有时是高热)、关节肿胀,不红微热,但转归良好,不向化脓方向演变。若穿刺可得淡黄色清晰浆液性液体,蛋白质含量极高。是属于化脓性关节炎呢,还是浆液性关节炎?过去骨科做得少,没经验。

已见到的有膝关节2例,肘关节1例,踝关节1例,脊柱关节1例。此例(男,62岁)表现为突然高热,持续2天,身躯不能动,在胸11~12有

我的那些年、那些事

——20世纪一位外科医师下放农村日记

肋间神经刺激症状，故在2个诊所诊断为急性阑尾炎。来卫生院后第二天腰上出现波动，抽得浆液性液体5毫升，穿刺后症状大减。此后给服镇痛药及泼尼松。曾去他家2次出诊，症状大有好转，已能坐起。

11月3日

今日省委李葆华书记，王光宇、任质斌书记等在中午12时20分来到庄墓卫生所巡视，我见到后便迎出去。葆华书记问：“你们一共多少人？”我答：“13人。”问：“你们工作忙吗？”答：“很忙，到现在还不能下班。”书记们走到门诊室看了看拥挤的就诊病人。任书记插话：“邻县的都到这里来瞧病。”葆华书记说：“你们名声很大。”虽然是几分钟的巡视，但是省委书记对我们的工作是关怀和重视的，我们一定要更好地工作。

11月17日

一位病人经门诊诊断为胆道蛔虫症，有阵发性腹痛，经针刺后好转，但症状迅速复发。我亦未深入检查，第二天下午快休息了，我询问了一下病情，知道今天有2次血便。随即检查腹部，在右上腹触得包块，肠套叠的诊断成立无疑。晚上做手术证实了诊断，肠无坏死。这个病例说明两个情况要注意：一要及时、仔细观察病情，以求正确诊断。当初来院的诊断未必正确，要根据病情发展和变化来诊断。二要树立全心全意的服务观念，这是很重要的，只有这样才能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。

11月19日

对学习王杰事迹，有以下几点体会：